

勞動戲曲叢書

鋼鐵的力量

話 劇

艾 明 之 著



勞 動 出 版 社 出 版
北 京 吉 慶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

勞動戲曲叢書

工業學院圖書館藏書章

鐵的力 量

【話 劇】

艾 明 之 著



勞 動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

鋼鐵的力量

著者	艾明之
出版	勞動出版社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
總經售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承排	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承印	協興成印刷所 上海江寧路一〇八〇弄七一號

1951. 6. 32K 初版 (00001-10000)

人 物 表

- 曹達臣 煉鋼領班，五、六十歲。(簡稱曹)
- 李貴生 小組中生產幹事，二十七歲，黨員，對黨忠誠，基本上很想把工作搞好。但水平不高，辦法較少。(簡稱李)
- 程財源 三十二歲，以前擺小攤，做買賣，吃過反動派的苦，但思想糊塗。(簡稱程)
- 陳小根 二十歲，還帶着小孩脾氣。(簡稱陳)
- 馬文彬 三十歲，退伍榮軍，心直，脾氣浮躁，工作積極，糾察委員。(簡稱馬)
- 顧洪福 四十五歲，潛伏匪特，陰險、狠毒。(簡稱顧)
- 莊應先 三十七歲，工會主席，在地下工作時期較久，穩重、沉着，說話低沉有力。(簡稱莊)

伍德忠 三十八、九歲，過去受過很多苦，但性格軟弱、猶疑，有白麵癮。(簡稱伍)

秀英 紡織廠女工，二十歲，陳小根愛人。(簡稱秀)

吳湧濤 軍代表，三十八歲。(簡稱吳)

夏課長 五十一歲，工務課長。(簡稱夏)

趙醫生 三十四歲。(簡稱趙)

林工程師 二十七歲。(簡稱林)

陸水金 三十二歲。(簡稱陸)

工人 甲、乙、丙。

第一幕

清早。

鑼鼓三聲。稍靜。幕極慢地緩緩分開。幕後傳出一片興奮的嚷聲：「放鋼啦！放鋼啦！」接着九下鐘聲，行車鳴鳴開動聲，「高一點！向東！低一點！低一點！」指揮澆鋼的聲音，一齊響起來。

幕完全拉開了，正對台下，是馬丁爐的爐門，爐門拉起時，可以看到裏面通紅的爐膛。這時，台上仍然留着濃厚的興奮的氣氛，李貴生托着渣子瓢，馬文彬和陳小根幫忙扶着，其他人緊張地走向右面，來回鑷渣子，丟在瓢上，運進爐子裏，鋪爐牆。只有伍德忠，沒精打彩地，別人丟兩鉞，他才丟一鉞。顧洪福呢，在別人面前，做得比誰都積極，人家稍不注意，他就歇下來，用他的小眼睛，惡意地看着一切。

馬 (興奮地)老李，我們今天又創了新紀錄！

李 是啊，老馬，只要大家一努力，你看，新紀錄就像流水槽子似的，嘩嘩地來。

馬 有勁！他媽的，這就跟打仗一個樣，一場勝仗打下來，跟吃了神仙丸子一個樣，渾身痛快！那次渡江勝利，咱就兩天沒有想吃飯，一股勁地追殲敵人！

李 (笑)你還記得吧，剛到廠裏來，你鬧了很久的情緒。……

馬 (截住)算了，你別提這事情，提起來怪盤扭！

陳 (作了個鬼臉)甯！你還盤扭哩！那時候，你就像個馬蜂窠，誰都不敢碰你！

馬 去你的！(馬文彬跳起來踢陳小根，沒踢着，陳小根一溜煙跑了。)

馬 (嘆了口氣)說起來，我就要恨國民黨反動派，他們抽壯丁，把我從東北抽來，我心裏一百個不願意。淮海戰役把我解放過來，剛到隊伍裏，我心裏還存在這樣一種思想。

李 什麼思想？

馬 當然是錯誤思想！那時我以爲當兵的，那兒都一樣，八路也好，九路也好，總是給人家當砲灰。後來連上開了一次訴苦會，好多人，挖苦

根、吐苦水，把我難受得哭了好幾天，飯都吃不下。這以後我才漸漸明白，解放軍跟蔣匪幫可不同，這是我們人民自己的隊伍，這是幫我們窮苦人翻身的隊伍。

李 說得對，以後你就積極起來了？

馬 是，我立了兩次小功，我決心要在火線上爭取入黨。沒想到，解放上海，一傢伙在我肚子裏鑽了兩顆子彈。

陳 (剛提了一鉢渣子過來。吃驚。) 哎啊，拿出來沒有？

馬 拿了一顆，還有一顆在肚子裏。組織上怕我身子吃不住，讓我退休，好好養身體。再後來又怕我生活成問題，介紹我到這兒來做工。

陸 (不禁感嘆) 解放軍照顧得真周到！

馬 是啊，可是當初我思想上就轉不過彎來：還以為組織上撤了我，把我搞來當苦工的！

李 (忍不住笑起來) 你想到那兒去了？

馬 現在我可認識工人階級的偉大啦，要建設新社會沒工人階級真不行，大家幹得真好，紅旗啊，勞模啊，多光榮！(忽然看到伍) 嗨，你站在那兒幹什麼？來啊！

伍 (畏葸地) 是，是，我，我讓大家先來。

馬 啐！這也有讓的！真是個敲不響！

陳 敲不響？老馬，又是一個新混號嘛！

馬 對，新的！這個才是真合適。你們看嘛，解放後，誰都有進步，就他還死不濟濟地，學習不參加，什麼也不管，（向伍）你這是……說話啊，敲不響！

伍 （痛苦地）老馬！（欲言又止）

陳 （自言自語）敲不響？唔，是比扒蛋、氣不死、悶葫蘆好，這是個新名詞，敲不響！

李 （過意不去）老馬、小陳，你們別逗老伍啦，老伍是個老實人。小陳，你去看看，林工程師把我們這鋼爐的時間、產量，算好沒有？

林工程師恰好興奮地走上。

林 （嚷）來了，來了，都算好了，又是一個新紀錄！

大家一哄把他圍住，擁到爐邊核算時間、成本計算和產量計算牌上。林用紅筆在牌上劃了三條線。

林 （邊劃邊唸）時間：四點二十五分，打破紀錄。成本減低百分之八。產量一共二百八十噸，我們已經趕到一、二廠前面去啦！

李 （興奮地）大家努力吧，我們這會一定把紅旗拿過來！

顧 (湊上來，假意附和)對，紅五月，我們已經拿了一面，這次再拿他一面。

陳 (接上)湊對！

曹 這次多虧材料好，來一批廢鋼，一大半是解放軍繳下來的美國鎗！

馬 噯，這鎗加起來方便，成份又好！

李 料好自然是一個原因，不過主要還在大家努力、肯幹！

顧 (討好)這也因為老李這個生產幹事領導得好的緣故！

李 那裏的話，這是大家的功勞！

馬 (逗)小陳，你好好加油吧，你的「小嘟嘟」不是跟你說過，我們的生產成績搞好了，你立了功，她就馬上跟你結婚。

李 (不解)「小嘟嘟」？

馬 (推李一下)你不曉得？看你，就知道生產。小陳有個女朋友是紡織廠的，兩個人早相好啦！

李 為什麼叫「小嘟嘟」？

馬 呸，一說話就喜歡(嘴巴作勢一嘟，衆大笑)...

李 (笑罵)你這傢伙真缺德！

馬 小陳，加油吧，幹好啦，當了勞模，就該請我們吃酒啦！

陳 (心裏又渴望，又沒有信心) 唉，我洵沒有這個條件！

李 別洩氣，我們多用一把勁，有希望着哩！

程 (一個人早已在產量統計牌上計算了半天) 林工程師，你算一下，我們這次能拿多少獎金？

林 獎金嘛，恐怕沒有多少，(扳指頭) 減低成本可以拿百分之二，產量可以拿……

馬 (不耐煩) 林工程師，別跟他算，他一腦袋的經濟觀點！

程 (不服氣) 這叫什麼經濟觀點？我們辛辛苦苦地，還不是爲了獎金，現在不算好，將來麻雀掉在糠皮裏，空喜歡一場，那才叫冤哩！

陳 老程，我們競賽並不是單爲獎金，我們是爲了跟一、二廠比一口氣，搶紅旗的。(唱) 說紅旗，道紅旗，拿到紅旗心歡喜，紅旗跑了哭稀稀，我們競賽爲的啥？就是爲的大紅旗。(衆人笑) 老程，紅旗來了，飄呀飄的，多神氣，別獎金，獎金，給人聽到了多不好聽。

程 (咕嚕) 說的倒好聽，我就不信有人不愛錢的！

馬 (生氣地) 老程，我警告你，別血口噴人，我們可不像你一樣，眼裏只有兩個字：錢大！

曹 (調解) 好了，別吵了。我們競賽，爲的是提高

生產，生產搞好，我們什麼都有了。你們看，這一陣我們新澡堂、新毛廁都造起來了，這就是生產提高了的原因嘛！這就是錢嘛！

李（點頭）對，曹師傅說的對！

馬（看看窗外，忽然大叫）嗨，看，小陳，什麼人來了！

大家擁到窗口，陳小根也跑去。

馬（叫）小陳，你的「小唧唧」來了，說曹操曹操就到！（回頭見陳小根向外走，一把拉住。）
噯，那兒去，馬上要加料啦！

陳（討饒地）噯，幫幫忙，別吵，我去一會就來！

馬 不行，不行，大家沒有通過……（但陳小根已摔下他的手，奔下。馬文彬半笑半惱地罵了一句。）他媽的，小鬼！

李 老馬，別鬧了。（向曹領班）曹師傅，該抬石灰去了吧！

曹 對，快去吧！

李 老馬。我拿籬筐，你拿扛棒。（向大家）走啊，大家走啊！

大家紛紛拿籬筐扁擔，陸續下。

林（向曹）曹師傅，現在有空，我們到辦公室去談一下吧。最近廢鋼愈來愈少，上級要我們增加

生鐵用量，技術上得掌握得好，才不會出毛病，我們去談一下吧。

曹 行！（拿火鏡看看爐子）走吧！

（二人下）

台上只剩下程財原、伍德忠、顧洪福三人，可以看出，顧洪福是故意留下的。

顧（躡到程身邊，挑撥地）怎麼樣，又吃批評了吧。

程（心裏原來已不高興，這下發作了）馬文彬什麼傢伙，找到我頭上來了！

顧（陰險地）算了吧，人家在解放軍裏，喝過幾碗鹽水。乖巧一點，你還是別惹人家吧。

程（跳起來）怎麼，解放軍裏呆過的，就興吃人啦！人家李貴生是個黨員，也沒有像他那樣！

顧（把手指放在嘴唇上）噓，輕一點，給人家幹部聽到了，又惹麻煩！其實，你說的一點兒不錯，他還是投降過來的，有什麼稀罕！（語調一變）不過，這事情，我看李貴生也得負一點兒責任，不是他寵的，馬文彬也不敢這樣囂張！（暗暗推伍一下）老伍，你看對不對？

伍（茫然地）對，對！

顧（更進一步）唉，想起來真是沒勁，像你我幹活

也不算壞，可是在人家眼裏，總攀不上，幹死幹活，不過是個落後份子！人家呢，骨幹、積極份子，放個屁都是香的。

程（頹喪地）唉！有本錢，我還做我的小買賣去。

顧 哈，你還忘不了你的小買賣！

程 是的，一個小攤子，自由自在地，坐在那裏，也不用多操心。唉，不是他媽的國民黨金圓券把我害慘了，我也不會來！

顧（險惡地）是啊，不是共產黨搗亂，金圓券也不會垮的！

（陸的聲音：老程，快來啊，叫我一個人怎麼挑呀！）

程（嘆口氣）叫魂啊叫！（下）

顧洪福看看左右，把伍德忠拖到一邊。

顧（緊張地）怎麼樣？東西搞到了沒有？（伍猶疑，顧將帽子向後腦一推）快說啊！你他媽的吃了啞藥，真的敲不響了！到底搞到了沒有？（伍勉強點點頭）在那裏？給我。（伍跑到爐邊換衣箱，從裏面拿出一個飯盒，飯盒裏有一把手鎗，是從廢鐵堆裏偷出來的，顧接過看看鎗）嚶，還不錯，稍爲修一修就跟好的一樣。（馬上轉口）不過到底是人家丟在廢鐵堆裏的破傢

伙，你看把子壞了，扣機也不靈了，換不了幾個錢。老伍啊，恐怕沒有幾個錢可以換呢。

伍（木然地）隨便吧。

顧 老伍，以後你注意，還有這類東西跟廢鐵一起運來，你檢了給我。（奸笑）嗨嗨，我包跟你換錢，夠你吃幾回白麵的。

伍（突然地）老顧，你到底要這個幹什麼？

顧（略一怔，馬上又回復過來）幹什麼？你要不聽話，就在你這裏送一下！（半真半假地把鎗朝伍額上一戳，伍不覺把頭一縮，顧接着哈哈一笑，把鎗藏在懷裏）不要怕，我們是自己人，老實告訴你，有幾個朋友，他喜歡收拾這些玩意兒玩。（語氣一變）怎麼？你好像還吃了虧，信不過我似的！哼，別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的！

伍（怕得罪，連忙辯解）不不，我是隨便問問，怕落在別人手裏，出了事，大家都有關係。

顧（鄙夷地）去，真是耗子膽，沒出息，天大的事，有我老顧哩！（摸出一點錢給伍）這點你收下吧，算跟你檢來的破傢伙交換的。

伍德惠遲疑地把錢接下。

伍（痛苦地）老顧，你多借我幾個吧，讓我把嗜好

戒了。

顧 戒？你還沒死心啊！不是告訴過你，共產黨最恨就是特務跟抽大烟、吃白麵的！你要戒，總得在醫院呆幾天，歇幾個工，可是一給他們幹部知道了，那還想活？準把你當反動分子辦了！

伍 (有點害怕，又有點不信) 不會吧，看共產黨這一年來做的事，不會吧。

顧 (冷笑) 哼，我看你也中了共產黨的迷了，不會，你試試看吧。

伍 (沒有主意) 那怎麼辦呢？(痛苦地) 我真恨自己，吃上了這鬼東西，把身體糟蹋成這樣子。這一年來，別人都跑到前面去了，就我還是破裏破拉的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我真是恨，真恨！

顧 (諷刺) 算了，別肉麻當有趣，恨恨恨的。告訴你，心放寬一點，反正這日子不會長啦。

伍 (訝異) 不會長？

顧 (低聲) 是的，你在廠裏不知道外面情形，現在外面風風雨雨，真亂得厲害，都說第三次世界大戰要打起來了。

伍 (心有餘悸) 又要打仗啦？

顧 是啊，都這樣說。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，看

看吧，國民黨就要回來。

伍 (吃驚)真的？

顧 還有假的。(後面傳來曹的咳嗽聲，顧連忙改變話題，故意大聲對伍說)哼，別人都走了，就你躲在這裏，難怪老馬叫你敲不響。

曹達臣上。

曹 (驚奇)咦，你們怎麼沒有去？

顧 (上前)曹師傅，我是回來找他的，你看他這個「敲不響」，大家都走了，他還死不濟濟地躲在這裏。

曹 (嘆息)唉，老伍，不是我說你，現在幹活不能像從前給別人幹的，現在是自個兒給自己幹的啦，你的老態度得改一改，別老像吃白麵抽大烟的，提不起精神。

伍德忠痛苦地千言萬語說不出來。

顧 (用扛棒抵他一下)對，曹師傅批評得真對！走，敲不響！

顧洪福和伍德忠下。

曹達臣拿火鏡又看一下爐子，又在周圍檢查了一陣，然後走到產鼠牌前看看，臉上閃出笑容。陳小根上。

陳 咦，曹師傅，他們都到那裏去哪？

曹 抬石灰去哪！(笑)你的「小唧唧」走了！